



镇安散记

白公智

西安至安康之间有座小城，旧时称安业，现称镇安。三城都有安字，就有了一个共同祈愿，便是平安，此为“来安去安，小城镇安”之由来也。“一山末了一山迎，百里都无半里平，宜是老禅遥指处，只堪图画不堪行。”唐代贾岛笔下的镇安，也只可欣赏，而不宜居。先祖历千年苦熬，至二百余年前，依旧穷山恶水，道途阻塞，天灾匪患，民不聊生，全县亦不足数千人。如今的镇安，是西安的后花园，民富国强，交通四通八达，楼群鳞次栉比，乡村富裕宜居，山清水秀，阡陌纵横，百业兴旺，外地游客涌来，误以为入了仙境呢。

镇安山水

镇安的山可分三大山系：东部光斗山，沿胡家岭、玉皇顶、分水岭、东岭至北阳山，属北阳山系；中部迷魂阵，沿凤包岭、耳扒沟、黄龙寨、王家岭至大安岭，称大安岭山系，此为乾佑河与旬河分水岭；西部鹰嘴石，自西向东南展伸，沿西光斗山、延长岭、大树垭、五堂山、发馍堡至朝阳山，称朝阳山系，此为达仁河与旬河分水岭。如再细分，可分为十二大山系，即光斗山、迷魂阵、鹰嘴石、塔云山、海棠山、五龙山、香炉山、古道岭、北阳山、戴家岭、都家山和鸡上架。如此层峦叠嶂，苍莽盘旋，构成了镇安完整的山。

光斗山为镇梓两县分界岭。迷魂阵在云盖寺境内，因林深树密，入山即迷路而得名。鹰嘴石为木王主峰，山清水秀，百鸟齐鸣，十里杜鹃尤为壮观。塔云山原名塔儿山，后由晏安澜改为今名。因主峰高耸入云，山形似塔而得名。《重修镇安县志》载：“山巅庙数十间，明万历丁酉年创修，殿堂楼阁至今犹昔，视为仙境。”塔云山乃道教名山，道观建于如剑似笋的山尖之上，四根石柱镶于悬崖，屹立千年而不倒，蔚为奇观。今斥巨资予以重点开发，旧貌换新颜，深得游客喜爱，年游客数十万人次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。据说贾平凹的《野山》取材于塔云山，拍摄《鸡窝洼人家》又取景于米粮川。海棠山有九十九座山峰，状如莲房吐子。山顶有海棠庵，现仅存遗址。山间有玉皇洞，险峻宽阔，昔时兵燹，民藏匿洞中。登临海棠山，观云雾，看日出，俯瞰县城全貌，乃摄影者之乐事。五龙山因有五山朝拱，形似五龙而得名。香炉山因唐太宗诗句“东望香炉山，西望瀑布水，飞流三千丈，崩摧数十里”而流传千古。古道岭山势南缓北峻，乾佑河萦绕南下，岭脊乃镇梓县界，山间建有古栈道，为旅游胜境。北阳山为喀斯特地貌，山内石笋林立、溶洞密布，山顶处有万亩草甸，牛羊成群，蓝天，白云，青草，黄牛，构成一幅完美的穆斯林风情画。相传张子房隐居北阳山，留下无数美丽传说，现尚存子房洞、道遥寺等遗址。戴家岭逾岭即界河，乃镇安、山阳分界处。都家山在县城西北坡，望若列屏，形势巍峨。东有药王庙，明嘉靖年建，其遗碑称“昔有都姓隐于此，故名”。鸡

上架前临乾佑河，昔有扁路，古栈道遗迹依稀可寻，自古为盐道要冲，山势陡峻，人马难行。今西康铁路，包茂高速、211国道贯穿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

九山半水半分田，镇安的水显然是少了些，但域内河谷密布、山水纵横。每一座山都领养了一条小河，每一条河流又领养了一河两岸的山民。

镇安水系分为三条：旬河、乾佑河、渭水河。旬河发源于于汉江，一路吸纳百川，逶迤蜿蜒奔流数百公里，于旬阳太极城注入汉江，旬河乃汉江中游最大支流。乾佑河发源于柞水县黄花岭，为镇安第二大河流，流经旬阳市小河镇河口注入旬河，县河、冷水河乃乾佑河支流，达仁河、乾佑河均为旬河支流。旬河、乾佑河由北向南流，唯渭水河向东流，经山阳、郧西而注入汉江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镇安竟有一条河叫小人河，感觉河名颇有意思，细想，应该是对应达仁河而得名吧，那么达仁河是否也可叫小人河？更令人奇怪的是，小人河发源于木王山，大约流经百公里，在柴坪境内注入旬河。该流域内，竟有地名叫紫金城和小紫金城，还有一处叫酸枣红。缘何如此命名，不知城有无城、缸有无缸？因未去过，均不得而知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凡有河流，雨水冲刷日久，必积土成川，成为一方人赖以生存的根本。旬河流域便有东川、西川，冷水河流域有程家川、张家川，渭水河有米粮川，茅坪境内还有曹家川。大者数千亩，小者数百亩，大大小小数百个平川，竟有百万余亩好田好地，养活了几十镇安人民。

程家川岭沟产红米，蒸米饭、煮稀饭，香甜可口，米香浓郁，相传数百年来一直作为贡米进献朝廷，远近闻名。月河的东川、西川历来为镇安的鱼米之乡，有企业投资打造数千亩鱼塘基地，秋季栽油菜，提炼纯菜籽油，夏季种水稻，稻田养鱼，西川大米香糯可口，西川鱼儿鲜嫩肥美，成为乡村振兴一大亮点。

镇安人惜地，把土地当命根子一样珍惜。或种米粮，或栽菜蔬，或点瓜种豆，或饲养牲畜，无一荒废的。闲暇时节，才放下地里的农活，外出打打短工，挣个几万八千的回来补贴家用。因为有水有地，农村人现如今活得闲适自在。

昔日的绿水青山，现已变成养家糊口的金山银山了。几条河流，数十年间建成大大小小电站百余个。特别是旬河梯级开发，成效显著。又申请国家立项，在月河投资近百亿建立抽水蓄能电站，经过建设者们生生不息艰苦奋斗，现已投入运营。渭水河及冷水河两个大型抽水蓄能电站也正在紧张筹备中。恶水变善水，人们临水而居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
镇安古寨

写镇安，不能不写镇安古寨。据统计，全县数百年间累计建古寨以避祸乱者多达200余个。问：何以区区一县竟有如此多古寨？答曰：皆因地处僻壤，兵患匪乱不绝，不得已而为之也。嘉庆九年，出于镇压白莲教义军之需要，陕

西巡抚陆有仁奏言：“商州、洛南、山阳、镇安、孝义(今柞水)五处，责成潼商道，务必每邑在各有险可守之处，号召地方自行修筑寨子，堵御要隘，以杜窥伺而避战乱。”古寨雄踞于关隘峭壁之上，据险以守，以求保一方平安。

镇安分东乡、西乡。以乾佑河为界，河东为东乡，河西为西乡。东乡以铁米西为主要区域，大坪镇岩屋村、米粮镇前湾村和赵湾村，均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，人类文明历史悠久，而明初大移民，又大都落户于大坪、米粮、铁厂、高峰等镇。平川多，移民早，人口众，故富裕者多。仅十多华里的米粮川，沿河两岸山头上就有五座寨子。大坪镇元山村周围有三座寨子，可谓“一山作屏，三寨拱卫”。七里峡街前东西寨对峙，俨然两扇大门。关坪河茅坡寨(也叫凤凰寨)屹立山头，雄视群山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西乡以柴达木为主要区域，寨子大都是清朝同治、光绪时期所建，一般规模较小，甚至有三两户的寨寨，但也有仁迹、龙兴、保安、魔王等名寨。

石头寨石头墙。镇安古寨多就地取材，开山取石，修寨砌墙。寨同岩，岩字可能就是指用石头修建的古寨吧。寨墙高五六米，上有女儿墙、垛口。一般一寨一门，但磨里沟大寨却有四个寨门。该寨一峰突兀，直插云霄，在四个小梁上各开一门，寓“四龙捧日”之意。

寨名五花八门。有以地名命名，有以方位命名，有以姓氏命名，有以吉词命名，不一而足。如早阳、月亮、凤凰、乾坤、天兴、兴龙、同心等等，仅太平寨就有7处，还有叫蛮王寨、女王寨、响马寨的。西乡有6个山寨叫“哦豁寨”，意为寨子离人家近，哦豁一声即到。

古寨常伴生宗教文化，或建庙，或立碑，或题字，给避难者以精神慰藉。茅坡寨内有庙宇数间，一八旬老尼住持，善男信女者众。大坪藤花寨寨合一，庙貌巍峨，原有碑碣二十余块，雕工精湛，字体多样，极具收藏价值，可惜毁于十年浩劫。现有集贤，将藤花寨修葺一新，重建庙舍数十间，硬化进寨道路两千余米。

大多山寨均遭遇过战争。尤其是清末至民国期间，遭遇起义军、白狼军、土匪反复侵扰，大坪茅园铺古寨被白狼军破寨后杀死二十余人；灵龙清泥沟被攻破后杀死五十余人。真不敢想象，在那些苦难岁月里，镇安人到底承受了多少煎熬啊！昔日建寨为保一方平安，如今这些大大小小破败不堪的古寨，仍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，彻失庇护功用，却也不失为一道特殊风景，吸引着远远近近游客前来探寻、叩问历史。

镇安特产

早在20世纪80年代读农校时，就见到国家统编教材里赫然写着镇安大板栗，遂铭记于心并深爱之。到了镇安，走到哪儿，都能见到漫山遍野的板栗林。初夏开花，一条条花序宛若风铃挂于枝上，随风摇曳着无尽诗意。中秋时节，果苞慢慢张

口，露出字字珠玑。捡起来，生吃也甘甜香脆，如炖鸡、炖排骨、焖牛肉，更是舌尖上至佳美味。糖炒栗子又是一番风味，甘甜爽口，香味四溢，长安大街上叫卖声不绝，不吃也让人馋得口水直流。镇安大板栗自秦时便为贡品，迄今为止已有两千余年生产历史。

栗可入药，药食两用，故称之为木本粮食。老年人每天早晨吃两三颗栗子，可以强壮腰膝，延缓衰老，对身体大有好处。苏东坡有诗曰：“老去身添腰脚病，山翁服栗旧传方。”

镇安乃中国板栗之乡。两千年来，镇安人种着板栗，吃着板栗，护着板栗，也为板栗苦过愁过，其中的酸甜苦辣，早已融入栗乡文化厚重底蕴之中而不可分离。

吃完板栗，若再喝一杯象园茶，自是惬意。三百年前，一刘姓移民在象园村试种成功，遂有了如今数万亩绿蓬蓬的茶园。清明前后，取一芽二叶为料，或炒、或蒸、揉搓，提香、烘烤，即成茶叶，其外形美观，嫩绿光润，肉厚而鲜，香气清幽。冲泡后，汤色新绿，清澈明亮，叶底柔嫩，栗香味浓，回甘持久，且耐冲泡。象园村又恰好位于茶圣陆羽规划的八大茶区之内，域内富含硒，更是大大提升了象园茶的品质，象园茶早已成为著名品牌，深受市场欢迎。如今，象园茶已成镇安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，每日早起，必要先饮了茶而后快。

镇安挂面乃非遗产品。面条需经和面、发酵、揉条、盘条、上杆、发汗、扯面、晾晒等多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面条细如发丝，皆为空心。因为面里加了盐，遂有“挂面不调味，有言(盐)在先”之说。

挂面煮食极为方便，撒点葱花，加个鸡蛋就是完美一餐，老幼皆宜。我曾买了送人，该友不久便打来电话，说太好吃了，还想再要点。

镇安还产奇石曰丹麻石。其玉石质地，形状千奇百怪，充满天然情趣，色泽丰富，花色奇特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。真乃“花如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。在西安第二届国际奇石博览会上，镇安丹麻石包揽金、银、铜奖，引起了不小轰动。

镇安旬河石也颇有名气，不少藏石爱好者满河道寻找石头呢！

镇安特产很多，比如镇安腊肉、天麻，请恕不一一介绍了。

特别喜欢《来安去安》这首歌。宛如神曲，一曲听罢，心儿便柔软似水了。“金台密境 钟鼓声悠远/风轻轻吹起了云烟/木王仙境 青山绿水间/走进那片水墨画卷/云盖古街 如歌的岁月/戏悠悠唱了千百年/塔云山上 金顶刺青天/家在九山半水间/来时花灯千盏/去时杜鹃满山/远方的人呀/无论走多远/愿来安去安/常念小城镇安/故乡的明月啊/陪我到天边/心归处就是故乡/小城镇安”。镇安如画，历史久远，人杰地灵，可写的东西太多，太厚重，迟迟不敢动笔，只怕一写，就衰淡了所有美好。来镇安十余年，早已把镇安当成了故乡。心归处即故乡，今天还是忍不住动笔，写下了零碎的镇安印象。



一叶知秋(外三首)

张月华

我爱这叶子，从夏天深处走来的这一片。它筋脉分明路过我的窗前，安静得像一幅是非分明的画；它卷曲、残缺、饥渴、扁平，吸满光阴澄澈；它纯真、芳香、明丽、清亮，干净如孩童之眼；它包容风雨、虫洞和白夜，丰富从容；它告别、坠落、深入泥土，从此成为旷野深邃的一部分。

哦，无边的旷野，秋的信息将随之传递。

秋风辞

整个下午我都在思念一阵风，山上的榛子和雪梨，以及河边的蓼蓝和芦苇，它们的思念应该比我更沉重。

一场恋爱从春谈到夏，总会留下一些暧昧之物。比如那些雷声轰响时的小打望，相互吸引的小花朵，还有那些欲望膨胀的小绒毛和小舌头……蝴蝶和蜜蜂即使守口如瓶，膨胀的子宫也等不了那么久。

吹起来！请路过茂密的松林和干爽的马厩；请提醒贪玩的棕熊和松鼠，带上蒲公英和晨露；请多多携带金黄和甜橙，我的双眼将藉此获得飞升。

我爱这风！温软，清凉，让视野伸那么远，把天空撑那么高。我爱万物因它，应时落地的声音，像高处的爱可以落下来，变得世俗，像远归的人抵达终点，可以喘息，像某种松动可以顺其自然地，回应顽固，毫不突兀。

短故事

“回头，我们写信吧！”那时我在车上，他在车下，秋风吹过桃下，比今天大。

后来再见的时候，他在寺内，我在寺外，偌大一座山，落满迟桂花。

他说：“施主慢走。”我说：“禅师留步。”从此音书断绝，相忘天涯。

见字如面

写下“暖恰花间”，春风正卷帘，写下“刮瓜听鹧”，水袖舞长扇，写下“淡月横秋”，对镜画蛾眉，写下“长松点雪”，炉火旺，天将晚。

写下“不克赴会”，必是我琐事缠身，写下“聊壮行色”，必是明月朗照，两处肝胆，写下“不胜依依”，懂你“痴绝有处不肯住”，写下“顽健如往日”，必是我大病新愈，眉卧天蚕。

此刻写下“你好”，芦花待燃，山水流淌，你若“迟复”，必是在来的路上，山环水绕，誓死一见。

偶遇

王善盈

以前，对山阳县十里人没有什么好印象，但是这日我和十里一个普通老者的偶遇，改变了我对十里人的看法。

山阳县城建在西河与丰阳河交汇处，但最宽阔的地方并不在这里，而是十里。十里在县城之东，由于丰阳河要西流四十里，十里当之无愧成为上游。雨水经鸱岭壅横一挡，以东入了银花河，以西成丰阳河，流域虽然不大，但每遇汛期，仍是波涛汹涌，可以想象远古年代，来自薛家沟、王庄、葛条的山洪呼啸而出，齐聚相对平坦的十里，久而久之便冲积出一个树叶状的平原来，十里正处树叶中间。又经千年演化，成为山阳最为宽阔的一块沃土，不但成为粮食丰产区，而且景色宜人，春夏之际，滚滚麦浪一眼望不到边，西流河缓缓流过，两岸山脚，屋舍俨然，一派田园风光，故有“丰阳图

画”之称，居全县八景之首。

如今，西武高速将十里一分为二，与之平行的还有一条省道，往日瓦屋已换洋房，有序临路而建，农耕痕迹逐渐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门的商业繁华。

这日，我开车带家人去医院检查身体，由于有人作陪，便将车辆东行三百余米，找一处路边停下。正值盛夏，车内自然是无法待的，我下车来，在一处银杏树憩息。站得有点累了，就蹲在那里，百无聊赖地胡乱翻手机打发时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背后突然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不嫌热吗？到屋里坐呀！”我回头望去，是一位老人正对着我，环顾四周，仅老人与我二人。连忙应道：“不了不了，就一小会儿时间。”老者听了道：“坐屋里凉快，这里通风凉快。”说完不由分说，便端来一个小板凳。实

在是盛情难却，我连忙接过凳子，老者又去房内倒了一杯热茶递过来，然后与我相对而坐。我这才细看，这是一个偏瘦的老人，黝黑，方脸，长眉，头发花白茂密，想来老人年轻时一定很帅。未等我问，他就拉开了话匣子，说他已经七十七岁了，身体依然硬朗，种着二亩责任田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都已成家立业。这三层楼归大儿子，城里还有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归二儿子。人家不愿去，有意思哩！我顺着老者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楼是开着超市的，原来房子是有商业价值的。接着老者邀我去屋后参观他的菜园，一边走一边叹息，用埋怨的口气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下田了，连地畔子也不知道。

这是藏在楼房夹缝中的一块土地，半亩左右，一畦青椒，一畦西红柿，一畦青葱，一畦豆角，一畦黄瓜，一畦玉米……看着这一地的郁郁葱葱，我不由惊叹，太美了！这哪里是菜园，分明是花园，那些红的绿的各色各样的果实争抢生长着，喧闹着，蛇一样的黄瓜头顶着一朵黄花，有蜜蜂嗡嗡地飞，刚刚松过的土地上有蚯蚓蠕动，细细的风游过，各类植物顿时生动起来，有的唱歌，有的跳舞。这一刻，我对十里人的不良印象开始转变，投向老者的目光全饱含着赞叹与钦佩。

这时候饭做好了，老人说是排骨汤，猪是自家喂的，菜是自己种的，没见过化肥和农药，老人极其热情，一定要留我吃饭。推让间我的手机响了，要说检查结果让我速到医院门口，匆匆离开，未问及老人姓名，但我记住这位慈祥好客、善良勤劳的十里人。

商洛山

(总第2630期)
题图摄影 倪方海